

· 书评 ·

# 物理学的东去又东来

## ——评《中日近代物理学交流史研究：1850—1922》

不管人们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情感如何,至少在1900年代前后,即使受到过最深厚的传统中国文化教育的人,也难以避免日本对其工作、生活的影响。

探讨文化层面(特别是名词术语)上中日交流或日本对中国之影响的学术论著有很多,近代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基础学科——物理学方面,中国和日本都共同学习西方;但正如日本名词大量渗入中国一样,中日之间也有过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那么当中的情况具体如何呢?“物理”一词本身以及物理学所包含的一些范畴概念,如何从专门术语经过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传播,而转变为我们今天的常识?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咏梅所著《中日近代物理学交流史研究:1850—1922》(以下简称《交流史》)这部专著中找到答案。

近代物理学交流史研究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中国科技史界的老前辈王冰先生,是对中日物理学交流与比较进行研究的第一人,他从物理学知识传播的角度,对中日物理书籍的交流和物理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作者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提出了近代中日物理学交流的历史分期,即洋务运动时期前后(1850—1894)、戊戌维新前后(1895—1900)、新政时期(1901—1911)和民国早期(1912—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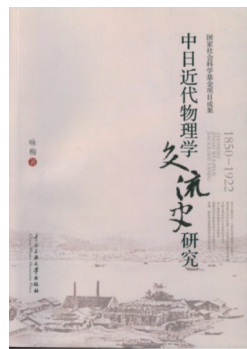
上述分期显示出了中日近代物理学学术交流随政治世运转移的内在逻辑: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和洋务派翻译的西书向日本传播,甲午战争后维新士人倡议效法日本变法,庚子战败后清朝新政全面“以日为师”,其间大量派遣的留日学生又于民国成立后陆续回国效力,而随着1922年受美国教育思想影响的“壬午学制”的颁布及之后中日关系的渐趋紧张,中日物理学交流热潮减退以至中断。《交流史》中最核心的4章内容,也是按这4个时期分别安排;其余4章,除了绪论章和结论章外,还有对1850年代以前对近代中日物理学交流的背景的叙述(第2章),以及对其特点与影响的总结提炼(第7章)。这也是学术著作安排章节的惯例。

在洋务运动前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对物理学学科的吸收并不像1900年

代前后那样一边倒地由日本输入。或许正因如此,倒是日本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日本科学输入史研究开展得比较早。八耳俊文教授1995年在日本《化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清末西人汉译科学书籍及其和刻本的书目及其收藏情况。这些汉译科学书籍当时在中国刊刻发行时,通常只在小圈子的知识阶层中流传,但一旦传播到日本,日人或翻刻或增订或加上注解,被称为“和刻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影响巨大。

日本成城大学陈力卫利用八耳的书目和其他资料,以在华伦敦会传教士兼医生合信(1816—1873,1839年初次来华)所译《博物新编》为例,考察了这部书的版本和日本对自然科学词汇的吸收。除此以外,罕见有国内学者利用此书进行研究。而作者不但利用了八耳的书目,还以理雅各(1815—1897)《智环启蒙》(“智环”即“百科全书”encyclopedia一词的字面直接翻译)、丁匙良(1827—1916)《格物入门》和《博物新编》3书为通俗读物、专业读物和中间读物的代表,比较了各自的汉译本与和刻本,更加全面而具体地展示了洋务运动时期前后汉译物理学书籍乃至汉文科学类书籍对日本的普及程度和社会影响。

甲午一役,大清国表面强大的北洋舰队遭小国日本的海军所击溃,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派士人开始把学习的目光投向东方。也正在此时,最早的一本日本物理学书籍——饭盛挺造(1851—1916)撰写的《物理学》——被翻译到中国(1900)。对这部标志性译著的研究工作,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已经展开,她在《交流史》中则把《物理学》置于戊戌维新的背景下加以探讨。《物理学》的中译为藤田丰八(1869—1929),润词重编者苏州人王季烈(1873—1952)。藤田曾于1898年在上海与罗振玉一起创办东文学社,其学生有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受其老师影响,王国维于1900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王季烈有一外甥女,就是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何泽慧。清人以至民国初年的学术,讲求师友承传、家学渊源,《物理学》一书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至于《物



咏梅 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定价:38.00。

理学》一书本身在汉译和日文原著之间的微妙差异及其原因,《交流史》中均有细致的比较和详细的分析。

清末新政时期,中译的日本科学书籍可谓铺天盖地。作者勤于搜罗,共收集到当时出版中译日本物理学书籍共58种,除了考察它们的基本情况外,还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外,作者又统计了新政期间留日物理学生中姓名可考者107人,以及当中49人回国后在民初政府中工作的情况,并对其中重要人物作了分析。其他如日本物理学教育在中国的活动及其贡献、学术团体的促进作用以及日译物理学名词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等,也是作者讨论的重要方面。

作者指出近代的物理学知识经历了从中向日传播,到日向中回传的方向逆转,她认为这与日本吸收物理学的速度较快、受传统束缚较小、数学和实验普及程度较高、吸收较积极主动等原因有关。而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因文字之便,总体上还是相互影响。当然,造成物理学传播方向逆转的原因应该是复杂而多样的,更多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需要跳出物理学的框架,从更广阔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中寻找答案。

《交流史》一书涉及很多日文古籍和日人的研究论著,而日文中的汉字又多为繁体字或异体字,以至于部分人名、篇名繁简字互见,未有统一的体例,这是该书白璧微瑕之处。当然,对比起全书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内容,自是瑕不掩瑜。

文/陈志辉

作者简介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讲师。

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邮箱:asimov@126.com。

(责任编辑 李娜)